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先锋散文丛书

叶

依

著

爬过早晨

PA GUO ZAO CHEN

PA GUO ZAO CHEN

先 锋 散 文 丛 书

爬过早晨

叶
依
——
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社 长: 马森彪
总 编 辑:
责任编辑: 张秉正

爬过早晨

叶 依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6.75 字数: 154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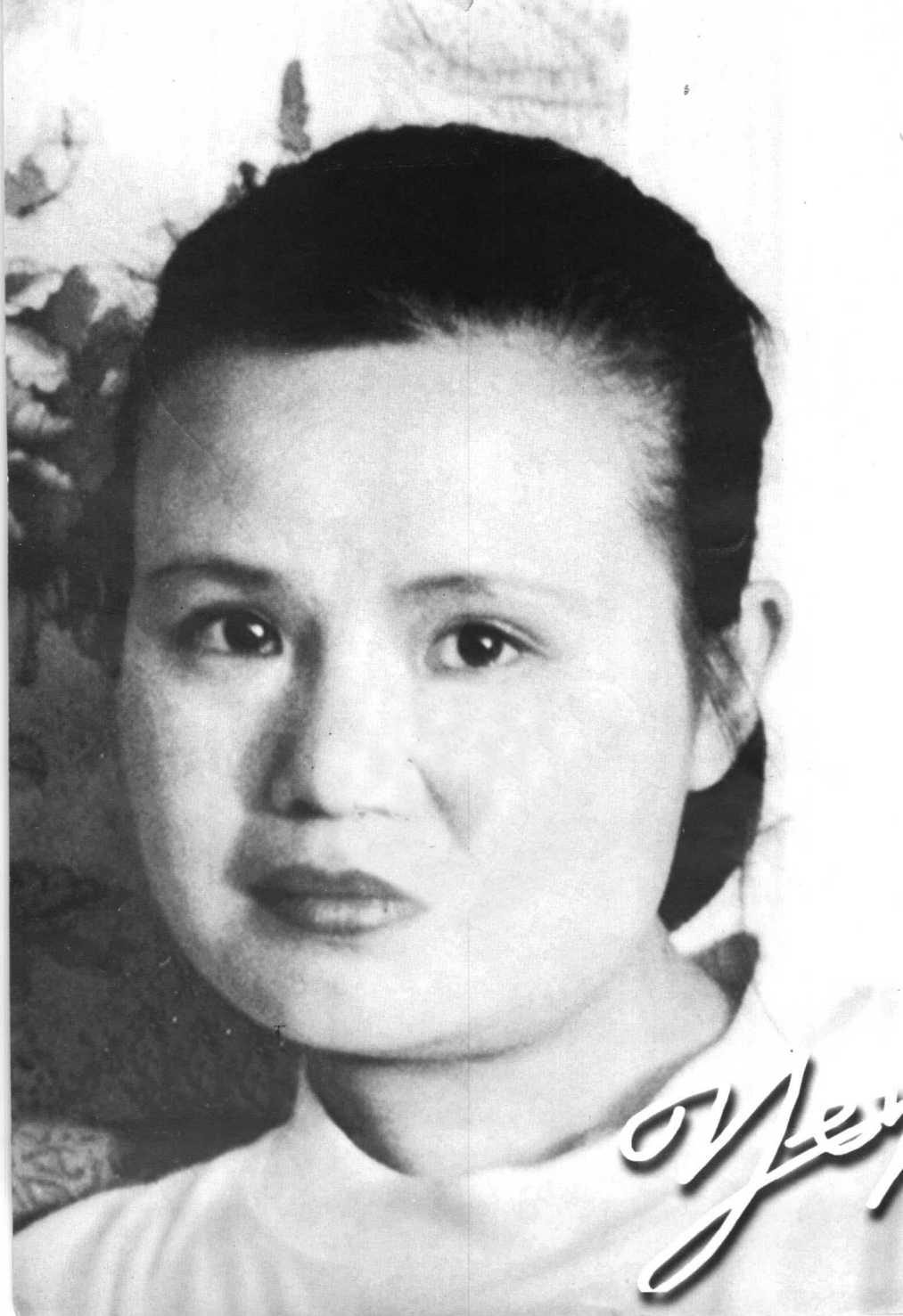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 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777—4

I·1733 定价: 9.50元



目

录

□ 爬过早晨

逃 逃 逃

平房的优越.....	(3)
衣领里的丈夫.....	(7)
心与刀	(11)
病中泰木	(15)
一次矜持的野游	(18)
无言的交谈	(22)
势不可挡的轻柔	(26)
上台与诗人气质	(30)
一簇插花和一只倒悬的胃	(34)
闲谈诗人	(39)
凡心	(42)

目

录

灰 蓝 与 黄

舞	(47)
灰蓝	(49)
梨园	(51)
青玉米	(53)
黄	(55)
闯酒	(57)
妖月	(59)
聚会	(61)
上路	(63)
断崖上	(65)
我的朋友	(67)
回声	(70)
水	(72)

每 天

如梦的可能	(77)
芽儿	(89)
相望	(92)
常青的手臂	(95)
月光中升起的姑娘	(104)
北方的槐树花	(112)

目

录

无约的手足.....	(119)
飘飞的光芒.....	(123)
不化之雪.....	(131)
土下的唇印儿.....	(139)
走动的大树.....	(151)
酒海一粟.....	(156)
延迟之情.....	(158)
恍惚的网.....	(163)

失帆的喜悦

花落知多少.....	(169)
好成一个人.....	(174)
人妻.....	(177)
匹夫之爱.....	(180)
头发.....	(182)
婆婆.....	(187)
此岸一条船.....	(189)
你不必是我一个人的爱.....	(191)
女人,经不住爱	(193)
自家门口.....	(195)
铁面不等式.....	(197)
晚归致辞.....	(200)
家庭指南.....	(203)
写在边上(后记).....	(210)

●
第
一
辑

逃

逃

逃

平房的优越

齐说：他的一位女友跳楼自杀了，她是一位画家，年纪尚轻，美丽聪慧，天赋很高。

齐的叙述有一种哲学味道，所以并不显得怎么悲哀。同时，在他的声音里我和他一同坠入一片神秘模糊的氛围，我们都把眼睛从所在的16层望下去，齐在我身边说：她临死前几天他们一直在一起，她说她老是听到有个声音在她耳边说：“你要死了你要死了。”每当这时她就把头从高层居室伸向窗外。

有一段时间她的画总给观赏者以深渊之感，但她说她在表现一种超度的感觉，一连画了几幅，她的超度作品都让同学以及朋友们大惑不解并为她担忧，她想了想于是暂时放下了画笔。然后，就听到了有一个声音清晰地告诉她：“你要死了你要死了。”那天她一个人静静坐在居室中，眼睛看着空泛的窗外。

她没有慌张，那个歌喉婉转的神秘鸟儿在催她上路，她丝毫没有怀疑这个声音的准确性，她仿佛从容得只等那只美丽的鸟儿衔了她的最后的气息而去，把它带到什么人也不知道的地方去，所

以她任凭它的歌喉在耳边不时地唱响。就好像她与那只美丽的鸟有一种约定。

她认定那是一只鸟，一只美丽的仙鸟，这只“鸟”与她这个少通世故不入俗情的人莫非结下了天缘？几个月过后它仍然每天用那个声音来催唤她。在她自身这个自成宇宙的王国里，来了一位使者，她感受着一种残酷、一种致命的美丽和她从未经历过的新奇感，它诞生于她那几幅超度的作品，她为所体会到的隔世一般的感觉而欣喜不已，除了齐，她不曾对任何人述说过她那一时期的兴奋和平静。齐说，他被她带入她心情的氛围中，并感觉到若使她求助于医道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。

心情，使他们按照一种符合这种心情的理念运作。哲学硕士齐，面对死亡，有如面对一座黑洞，不仅感到恐惧而且感到神秘。

齐曾经不止一次在我的宁静的平房居室中，用判定一道哲学命题一般严谨的态度说道：“嗯，平房好，平房使人始终不离开吸收地气……”

而每当这时，我都立即想到：“噢，他来自塔楼。”并且他的神态、思维方式以及语调都让我觉得他是才从高空下来的，与我有自然的隔膜，他似乎更像我的观赏者，他坐着，语调平稳，我的活泼、妥帖的样子，倒有点像演员，我怀疑他带着一个充氧的大皮囊，从他的空中下来，充足了氧，随时都会从我的座椅上升到空中去。

我给他冲咖啡，削苹果，而每次他的表情都仿佛是刚降落于空中，所以我推测我们深深的友谊，与我们所居住方位的反差，在心理上有一定互补。

我一直没机会听到一对像我和齐这样的，一个住在16层塔楼，一个住在有幽静庭院的平房中的朋友，讲述他们的相互感觉。

齐与画家女友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，他会推开阳台的窗子把

每每紧勒于大脑和心灵的麻团，放飞四散到 16 层楼的下面去，地面那些移动的石头块儿、积木，反正和他永不搭界，泾渭分明，让那些麻团消化在他们之间好了。他有不可战胜的精英意识，在精神上，他自豪地将自我束之高阁，而在现实生活中，他无力挣脱这居住的高阁，像一只无奈的笼中鸟。

而画家女友就生活于呼吸于她的精神的、意识的高阁之中，她和世俗人有明显的不搭界和泾渭分明。她沉湎其中，她远离父母，离异了丈夫，一个人，由一个人的苦不堪言（后来她认为这种苦不堪言是贪恋世俗欢乐的结果），到后来她体会出一个人的美不胜收，一个人“是一种境界，一个人成为一个世界”就是英雄。

只有一个人，她才能体会出天地离她很近，要与她交谈，同时天地又远离她，远得神秘而不可企及，天地在她的心里，使他无论身为何种状态，必将归属于它们，天地又弃置了她，使她倍感失落，无从与之对答并接通信息。

她自认为是弃儿，而她所苦苦期待的，却无望将她接纳。

那天遣的美丽鸟，让她动心。

一个人的状态是运动的，决不是静止的，就像一条河。而一条河会流向海洋，因为海洋是归宿。

齐对归宿的问题就比较茫然，不像他的画家女友一副神态安然的样子。

齐有一次和我比较了一番类似于麻团的问题，他认为：如果我烦了，便可以出门散散步……我于是告诉我，那叫散步吗？那是冲出去，不然要被房子挤碎啦，但是每一次决不会跑出去太远，家门口的路上，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熟人纷纷潜藏着随时射中我痛苦内心的危险小箭簇，用不了一会儿我就会被蛰回来。所以我曾经考虑过，要是在乡村的平房里烦了，跑到庄稼地里或人烟稀少的土路

上，嚷一通，哭一顿，真是太痛快了，只是我已命定不可能具有农民式的烦恼，也没有农村的居住地，同在地球，农村、土地，与我们之间隔着屏障。

由此我相信只有走得出的心境，没有走得出的道路，切不要以一种心境上瞎忙。

画家女友于一个傍晚拿起她的画笔，正欲触碰她的画布，美丽鸟由清脆忽然变得垂危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：“你要死了你要死了。”她掷下画笔飞向阳台，如一道闪逝的彩练，在她落地之前，地上的人发现一只五色斑斓的俊鸟纵身而起，一飞冲天。

她的身躯锤响了地面，而她已安然长眠，没有血迹，没有痛楚的表情。

齐自女友死后用他深邃的目光每日捧读《圣经》，忽然在一个时刻他眼前一亮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他走到教堂长跪不起，泪雨如注。

他奔涌的情感从此要沿着一条回归的并不平坦的遥遥之路跋涉，他欣喜于由天下的道路寻到了载欣载奔的一条。

他16层的居室从此有了圣乐、赞美诗和朗诵圣经的声音。

齐再谈到他的塔楼与我的平房的差异时，其哲学思维更为缜密，他从社会学、伦理学、人文学等方面进行分析，最终的落脚点是：无论我们身居何处，都不妨碍我们进入神的国。

当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冲出我的房门时，我四顾茫然，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衣领里的丈夫

“你别碰我的丈夫！”

我没有对峙她的怒火。她几乎鼻子对着我的鼻子，她额头和眼角细密的皱纹、满目凶光里夹杂的哀怨和绝望，像我眼前一张放大的照片，让我有如置身于一片悲凉的风景里，我一遍遍想象她向我——她眼中的情敌喷射怒火的样子。

她会这样的，只是她大概不会出手扯我的衣领，大概不会的。

我慌忙告诉父亲，如果再有电话打来请他代劳。但是，这也不是办法，她会找上门来的，她会的，绝望中的女人其行踪难以推测……

我于是推开手上的书卷，坐到沙发里，翘着腿，做休息状。

我的手将交抱于胸前的双臂下意识地摩抚了一下，温存和怜悯的情感便潜入我的思路：我见过她，理解她，并同情他。只是……

她的怒火注定要发泄到我的身上，这个心伤欲碎的女人。

我由对这个女人的怜悯生发为一腔大怨怒，这怨怒要和我一起凝固在沙发里，继而它转化为我对如何解脱这怨怒的思考。

假如我是她，我想，面对这无情的现实，我要想想：谁，是我的什么？我的丈夫意味着我的什么，我要怎样？

可是我只恐没有疏导她的余地，她随时都有可能破门而入
.....

我知道我们女人曾经和仍然被誉为男人的骨肉，被比喻为小鸟依人……我不低估有幸沉溺于其中的女人的幸福，问题是“男女”的概念是一对还是经过合二为一便成为了一个，假如变成了一个，那么折断一半有多痛不忍想象。何况，当男人的“一半”已悄然游离，可怜的女人还在追寻已不属于自身的所有。

假如真的有过合二而成为“一个”的时光，因之失去万分悲痛也算值得。

女人啊，面对已背弃了你的一半，你独立不倚还来得及，因为没有什么样的痛苦能取代你作为一个人。就像你天性的温柔属性无以取代。

你爱、恨，宽容、怜悯，主动地取舍，因为你是相对于男人的女人。看看你被笼罩于男人的目光还有几分投向于世界和你自身？

可怜的女人，她，随时都会来造访我。

她认定是我夺走并藏匿了她的丈夫，假如他的男人不过是个由人摆布的骨掌之物，我要他究竟做什么呢？天哪！

那么，我怎样打发她？我对她说：不，我没有，不是我？或者说：是，我做了，就是我？两种说辞都不会使她止住悲痛和调头便走。甚至她一旦嚎啕痛骂，拳脚相加，当然，我并不缺乏法律意识，法律当然会保证我的安全或者证明我的无辜。

但是，法律假设要由此而制裁那直奔我来的女人而保护了我，我难道真能心安理得甚至庆幸吗？如果那样，法律解除了那可怜女人的委屈了吗？那女人的伤痛是否借助了这法律的威力有所治愈？

总之，假如她来了，而我把她交给了执法部门，那么我能不能接受我自己已事先想象的我的可悲？如果那样，就是说我采用了有别于藏匿了她的丈夫的另一种方式，伤害了她。

可是，问题是谁夺去了她的丈夫？问题是我根本不曾认识他的丈夫。

她在电话中怒吼道：她看见他丈夫写了关于我的作品的文章，并且形容了其文辞的热烈程度，并且说了他的丈夫从来都是心无旁骛，也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让他为之大动笔墨而随后失踪。我庆幸我没有看见也未听说在哪一刊物有她所说的那篇文章。

那么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帮助她找到她失踪的丈夫。然而就算我可以找到，并且让他丈夫说清楚我与他不认识，无关，并且她也相信了，并且向我道了歉，但是……他的丈夫为何失踪呢？是因为什么样的苦衷还是信念？

总之此时在我的理念或称为意识中既同情被弃的女人（或者男人），又完全能赞同逃离家园的人。假如那男人是逃离家园而选择了漂泊的人呢？

我一方面害怕那个捕风捉影、无理取闹的女人会突然出现：她怒不可遏地扑向我的长发，扯向我的衣领，呼喊她的丈夫，最彻底地撩拨我的怒火。

而另一方面我又隐约等待她的出现，看她究竟要怎样对待我，如果可能说不定我能了解到她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我不曾了解、说不定令天下哲学家都头疼的家庭。我想大着胆子证实一下那位我有过一面之交的略为干瘦的女人，是否会伸手扯我视为女人庄严的最是非的衣领，而为不顾一切寻到她的丈夫。对，我很想知道她的丈夫有没有选择了漂泊的伟大可能。

我想：那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把她的女人搞得如此伤心呢？

爬

过

早

晨

莫非是个品行有缺，不负责任，很难宽容或者内心极度痛苦的
男人？他究竟去了哪里？他要去做什么？

那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让我觉得他的女人要来扯我的衣领？那
个焦急而爱恨交织的女人。

“咚咚咚！”有人在急切地敲门。

多种念头使我迅速离开沙发，我本能地抚摸着衣领，忽然作如
是想：她的丈夫该不致躲到衣领大小的某个空间，导致我们两个不
相干的女人可能隆重会面。